



胡適

日記全集

3

1921~1922

K825.6
H859-5
3

ISBN 957-08-2710-6



08000



9 789570 827101

胡適日記全集

第三冊

(1921-1922)

曹伯言 整理



結束在美國的七年留學生活，胡適回國初任北大教授



1921年冬天的胡適



杜威博士訪問中國時與胡適等合影

前排左起：史量才、杜威夫人、杜威

後排左起：胡適、蔣夢麟、陶知行、張作平



胡適與蔡元培(左二)、蔣夢麟(左一)、李大釗(右一)合影。

目次

一九二一年

第一冊	3
第二冊	75
第三冊	155
第四冊	241
第五冊	302

一九二二年

第一冊	419
第二冊	488
第三冊	551
第四冊	694
第五冊	740
第六冊	837

一九二一年

第一冊

(10年4月27日～5月31日)

今天在《晨報》上看徐彥之君的〈去國日記〉的末段引Graham Wallas的話：「人的思想是流動的，你如果不當時把他用文字記下，過時不見，再尋他不得。所以一支筆和一片紙，要常常帶在身邊。」

這話很使我感覺〔動〕。我這三四年來，也不知被我的懶筆斷送了多少很可有結果的思想，也不知被他損失了多少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。

那既已損失了的，現在無法回來了。我現在且勉力免去以後的損失。

這是我重做札記的緣起。

民國九〔十〕年，四，二七。胡適。在北京。

十，四，二七(星期三)

高夢旦先生來談。他這一次來京，屢次來談，力勸我辭去北京大學的事，到商務印書館去辦編輯部。他是那邊的編輯主任，因為近來時勢所趨，他覺得不能勝任，故要我去幫他的忙（他說的是要我代他的位置，但那話大概是客氣的話）。他說，「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，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。」此事的重要，我是承認的：得著一個商務印書館，比得著什麼學校更重要。但我是三十歲的人，我還有我自己的事業要做；我自己至少應該再做十年、二十年的自己事業，況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個沒有可以貢獻的能力的人。因此，我幾次婉轉辭謝了他。他後來提出一個調停的方法：他請我今年夏天到上海去玩三個月，做他們的客人，替他們看看他們的辦事情形，和他們的人物談談。這件事，我已答應了。但他又極力勸我把家眷一齊帶去，——這大概是他的一種騙計！我婉辭謝他，只答應我一個人去玩三個月。今天他來辭行，也是爲此事；他重勸我帶家眷去，我沒有答應他。

王熙農先生(永圻)來談。他的女兒孟瑜近與張福運君有婚姻的希望，他的夫人是林宗孟先生的姐姐，很願意我做介紹人，張君也是如此。大概這個媒是做得成的了。

校讀潘介泉(家洵)譯的易卜生的《國民公敵》完，又略看他譯的《娜拉》。此兩劇與他譯的《群鬼》將歸世界叢書社出版。

看李慈銘的《越縕堂日記》第三冊。這部書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記的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晚間爲思永們的讀書會講演「詩經的研究」，約兩小時。這個會是永侄與章鐵民、章洪熙等組織的。我對於《詩經》的見解，約有幾個可以獨立的要點：

(1)風雅頌的區別，鄭樵與朱熹說的雖然很不壞，但我覺得風與雅似乎沒有內容或性質上的區別，只有時代上的區別。大雅的結集在最先，小雅次之，國風的結集最後。

(2)關於三百篇的見解，在破壞的方面，當打破一切舊說；在歷史的方面，當以朱熹的《詩集傳》爲最佳，清代的姚際恆(《詩經通論》)、崔述(《讀風偶識》)、龔橙(《詩本誼》)、方玉潤(《詩經原始》)四家都有可取。但這五家都不徹底。

(3)關於訓詁一方面，當用陳奐、胡承珙、馬瑞辰三家的書作起點，參用今文各家的異文作參考。

(4)當注重文法的研究，用歸納的方法，求出「《詩》的文法」。

(5)當利用清代古音學的結果，研究《詩》的音韻。

(6)既已懂得《詩》的聲音、訓詁、文法三項了，然後可以求出三百篇的真意，作爲《詩》的「新序」。

顏剛自天津來信，報告他在天津圖書館翻查《曹棟亭全集》的結果。棟亭即曹寅，爲曹雪芹之父。顏剛信中有三事足記：

(1)《詩別集》卷四內有一詩，題爲「聞珍兒殤」，頗與《紅樓夢》上在玉旁排行的有些相近。或者他們大名用「頁」

旁排，小名用「玉」旁排。

(2)《詩別集》郭振基序上說「今公子繼任織部」，可見曹是他的兒子。

(3)文抄內的《擁書圖記》可證明曹寅是順治十五年生的。

珍兒很像《紅樓夢》說的賈珠。

十，四，二八(四)

晨十時，到燕京大學演講《詩經的研究》。博晨光先生(L. C. Porter)屢邀往演講，今天始能去。演講略如昨日記的大意，但結論有云：古來研究《詩經》的人，或能下死工夫(如陳奐、胡承珙等)，或能有活見解(如方玉潤等)。可惜無人能兼有死工夫與活見解兩事。朱熹頗近於此，可惜他不曾生晚七百年！我們將來必須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韻、訓詁、文法，然後從死工夫裡求出活見解來。——這個意思似頗警切。

到劉廷芳家吃飯。劉君治宗教學，家藏宗教史的書甚多。

飯後訪朱我農夫婦，談及□□^①的事，爲之長歎。

下午回家後，看Henry Adams's *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*。

小睡。睡醒時，章洛聲自大學回來，說大學第一院二層樓西頭一個講堂內火起，延燒一室，而窗戶皆上鎖，幸有出版部

① 「手稿本」原文如此。——編者

諸人未散，發現煙焰，急呼人來救，乃得撲滅。此次是有人放火，萬無可疑。前四日，二層樓上便溺室的門背後一隻木箱內起火，發現一個雞蛋殼，內有硫黃臭味，幸發現尚早，未得成大災。今火起於上鎖的講堂內，更無可疑了！

大學的仇敵竟用如此卑劣手段！可恨！

晚間夢麟打電話來，說火撲滅後，又在第四層樓一個講堂內發現煙焰，門也是鎖了的。開門進去看，火起於講座下，講座下置有蠟燭，正燃著，旁堆著雞毛及講義紙一堆，燭尚未燒到底，故未大燒起來。四層樓上撲救很不易，放火的人可謂下毒手了！

夢麟又說傍晚即有人打電話給各報館，說北大第一院被火燒了，又說步軍統領王懷慶也到了，警察總監殷鴻壽也到了，獨校長蔣夢麟沒有到場。這又是很好的證據了。

看《越縵堂日記》第四冊，中引元人貢師泰的絕句一首云：

湧金門外柳如金，三日不來成綠蔭。

我折一枝入城去，教人知道已春深。

這真是好白話詩！

南開學校來信邀我四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去演講，北高工學會邀我五月一日（勞動紀念日）演講，皆辭不去。

作答人片九個。

十，四，二九(五)

張福運君來談。

讀《越縕堂日記》第五冊，李氏記他的朋友陳德夫之死，寫他們兩人的交情，讀了很使我感動。

下午小雨。今春久晴，已傷春苗了，今日下的雨太少，怕無救於事。

整理上周在文友會讀的演稿“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Grammar”，因為英文《導報》的主筆柯樂文君(Grover Clarke)要此稿付印。

下午，與章洛聲到公園走走，我有七日不到公園了。遇著新聞界中人陳匪石、王小隱等，他們告訴我今日「天津會議」的怪現狀——靳雲鵬與曹錕鬧翻了，靳要辭職不幹了，已把閣員全體邀往天津，決議辭職的手續。他們這種把戲，本不值得我們來過問，不過教職員罷職的風潮本已由各方面商量定當，將於明天的內閣會議通過教職員認可的條件，五十日的風潮或可從此告一個結束，現在「政府全體到天津朝參去了」，明天怕又開不成會議了。

梁任公先生還我《墨辯新詁》三冊，另有兩書與我有所辯論。

十，四，三〇(六)

八點，上火車，去天津。八點二十五分，車開行。車中我重讀杜威的《哲學的改造》第一章，改譯爲〈正統哲學的緣起〉，似勝英文原篇名。又讀《棟亭詩鈔》（曹寅的）一卷。

到天津東站下車，王鏤冰先生（瑾）來接，同到他家吃飯。同席的是魏冲叔先生（易，即與林琴南合譯小說的）、吳清泰先生（曾在梅溪教英文）、羅光道先生（鑒龍，曾譯E. R. Dawson的 *The Causation of Sex in Man*）、董顯光先生（英文《密勒評論》的北方編輯人）、戴練江先生（新學書院的國文主任）、王治平先生（青年會幹事）、高朗夫先生、喻鑑先生。

魏冲叔一肚的牢騷，談鋒極好。他對於時事，極不滿意，席上罵人甚多，但也沒有積極的主意。這一席的人也可算是天津良健分子的一部分的代表，但領袖人才終不易見。主人王鏤冰似是一個可以有爲的人，頗沉默，架上頗有些書。

魏冲叔對於新文學的運動頗有問難，我一一答辯了，他頗滿意。羅光道也略有問難，但他讀書太少，所問都不甚有理，我也一一答了。

四時，與喻君到南開大學，張伯苓先生與凌冰先生都不在。伯苓在華園洗浴，在電話上邀我後天演說，我沒有答應。

喻君本北大法科畢業生，爲馬寅初先生的得意學生，現做南開中學教務主任。他與我談及中學國文問題，內中最困難的是沒有適當的讀物。這個問題在今日真不易解決。我們現在想編纂的《國故叢書》，也是爲此。我們這件事業沒有辦成之先，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。

到青年會裡他們給我留下的房內休息一會。李廣釗先生